



浙江文献集成



郁遠夫全集

第十卷 文论(上)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本卷主编 吴秀明

郁達夫全集

第十卷 文论(上)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入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一年间郁达夫的文论八十七篇，均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无明确写作时间者，则据初次发表时间。

收入本卷的作品，大多依据作家生前自行编定的版本——《达夫全集》及《文学概说》、《小说论》、《戏剧论》等单行本——刊行；未收集者，则以初次发表的版本为据，仅对一些明显的排印错误有所修订。

中国近来文艺创作不振的原因*

承询及中国近来文艺创作不振的原因，简单奉答如下：

一、中国社会政治以及其他一切，都在颠倒混乱之中，文艺创作者要去做官、当兵，或从事于革命工作，所以没有人能做出好东西来。

二、军阀擅自杀人，压迫得太厉害，长此下去，非但文艺创作要在中国灭亡，第二步就是新闻纸的灭亡（现在中国承认已经沒有一张新闻纸了，有的只是些英美日等外国帝国主义的外字新闻纸），第三步便是中国文字和人种的灭亡。

三、“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这是鲁迅的话，将来若有新文学起来，怕就是亡命文学。

以上三点，是我的愚见，似乎太悲观一点，但我觉得事实是如此，所以只能这么的直说。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

（原载一九三二年一月《北斗》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 一九三二年一月《北斗》月刊以“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为题向许多作家征询意见，此文是作者的答覆。

目 录

题《重订西青散记》	(1)
夕阳楼日记	(2)
施笃姆	(8)
《沉沦》自序	(18)
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	(20)
艺文私见	(22)
编辑余谈	(25)
《一个流浪人的新年》跋	(27)
《茫茫夜》发表以后	(28)
《女神》之生日	(34)
答胡适之先生	(37)
文学上的阶级斗争	(41)
自我狂者须的儿纳	(48)
艺术与国家	(57)
批评与道德	(63)
特别启事	(66)
《创造日》宣言	(67)
《芑萝集》自序	(69)
写完了《芑萝集》的最后一篇	(71)

赫尔惨	(73)
文艺赏鉴上之偏爱价值	(78)
集中于《黄面志》(<i>The Yellow Book</i>)的人物	(84)
介绍一个文学的公式	(106)
读了珙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	(111)
我承认是“失败了”	(120)
咒《甲寅》十四号的评新文学运动	(123)
小说论	(128)
卷头语	(165)
尾 声	(167)
《小说论》及其他	(169)
郭沫若《瓶》附记	(173)
历史小说论	(174)
编辑者言	(180)
《文艺论集》自序	(181)
诗 论	(183)
全集自序	(213)
戏剧论	(221)
《兰生弟的日记》	(250)
《手套》附志	(253)
非编辑者言	(254)
关于编辑、介绍以及私事等等	(256)
编辑后	(260)
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	(261)
创造社出版部的第一周年	(265)

《鸭绿江上》读后感·····	(270)
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	(274)
杂评曼殊的作品·····	(280)
日记文学·····	(287)
电影与文艺·····	(294)
《鸡肋集》题辞·····	(300)
《日记九种》后叙·····	(304)
《古代的人》序·····	(306)
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	(308)
文学概说·····	(314)
《民众》发刊词·····	(353)
农民文艺的提倡·····	(355)
农民文艺的实质·····	(358)
如何的救度中国的电影·····	(367)
读《老残游记》·····	(371)
《奇零集》题辞·····	(376)
序孙译《出家及其弟子》·····	(377)
《敝帚集》题辞·····	(380)
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	(381)
卢骚传·····	(399)
《达夫代表作》自序·····	(417)
翻译说明就算答辩·····	(420)
文人手淫·····	(434)
关于卢骚·····	(436)
对于社会的态度·····	(440)

革命广告·····	(447)
《大众文艺》释名·····	(449)
《大众文艺》编辑余谈(一至四)·····	(451)
最后的一回·····	(456)
《惜分飞》序·····	(460)
《在寒风里》单行本序·····	(463)
《达夫代表作》改版自序·····	(465)
《小家之伍》译者后叙·····	(468)
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	(470)
《薇蕨集》序·····	(472)
学文学的人·····	(473)
读刘大杰著的《昨日之花》·····	(477)
关于小说的话·····	(481)
《几个伟大的作家》译者序引·····	(486)
歌德以后的德国文学举目·····	(490)
忏余独白·····	(498)
看联合公演后的感想·····	(502)
中国近来文艺创作不振的原因·····	(505)

题《重订西青散记》*

己未秋寄迹都门，星疏月淡之夜，每与曼兄谈世界各国文艺之进退。余颇以德国、英国之田园小说为可贵。曼兄因为言《西青散记》足超秀。来日本后，于上野图书馆内得此书，诵读数过，欲抄录一部而未果。今夏因婚事西归，无意中得《西青散记》之翻印本于沪上之书肆。其中错落处颇多。来日本后，又得此本于坊间，大约此书之古者莫过于是矣。予将以之寄潜妮焉。

庚申秋郁文识

《散记》中记双卿事特详，当为摘出之作《双卿记》一篇。

（据〔日〕伊藤虎丸等辑《郁达夫资料》富长蝶如藏的影印手迹）

* 本篇前段文字，题于《西青散记》中长洲王韬紫荃甫“跋”的书眉上；末后两句，题于此“跋”的后面。

《西青散记》，史梧冈著，清光绪戊寅年（一八七八年）三月中旬排印。

夕阳楼日记

Horas non numero nisi serenas.

(The motto of a sun dial near Venice)*

时代精神(德人所谓 *Zeitgeist*, 英人译作 *The spirit of the age*)是最难捕捉的一种东西,亦是最易感染的一种风气。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就不得不受什么地方的感化;生在什么时候,就不得不呼吸什么时候的空气。我们所呼吸的现在的空气(*Die Atmosphaere der Zeit*)同我们所受的环境的感化(*Der Einfluss des Milieus*),就是造成时代精神的两种要素。

目下的中国,是强盗窃贼的天下,打来打去,都是为分赃不平的缘故。人心厌乱,大家都知道做小小儿的文官是不能发财,做平常的武官是不能保命了。一般青年男女都受西洋民主思想的感化,渐渐儿的生出了厌谈政治厌说武事的倾向来;于是乎文艺的世界,与思想的王国就变了他们的理想之乡;大约晋代的竹林七贤,同法国的高蹈派诗人的心理,也是如此,我之所谓时代精神,就是指着这一种心理而言。

世界上有一种新的“欲望”生出来的时候,必即有一种“供

* 拉丁文:我只标出白昼的时刻(威尼斯附近一个日晷上的铭文)。

给”生出来，来填这一种新的欲望；我们中国的青年既然有了那一种要求，自然社会上不得不生一种无理的供给出来。这供给是什么呢？就是各国文艺思潮书的乱译，同各种小说诗词的粗制滥造。

我并非是那一种无学问的思想家，专爱说说大话，以寻人错处，嘲弄古代的道德为本职的。我也不是那一种卑鄙的文人，专欲抑人之善而扬己之德的。

我之所以不能默默者，只为一般丑类，白昼横行，目空中外，欺人太甚的缘故。我真不忍使我们中国的思想界，也腐败得同政治界一样，使我们中国永无吐气的一日。孟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

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录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我们所轻视的，日本有一本西书译出来的时候，不消半个月工夫，中国也马上把那一本书译出来，译者究竟有没有见过那一本原书，译者究竟能不能念欧文的字母的，却是一个疑问。

人家说 Kropotkin 的屁是香的，他就说 Bakunin 的排泄物是甘味儿的；有一位半通的先生说论理学 Logic 应该叫做“老七”，他就说心理学应该叫做“老八”了。这样没有常识的国民，这样喜欢盲从的民族，如何能不灭亡呢。中国虽然革几百次命，我恐怕也不中用的，施洗的约翰说：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我对了我们的同胞,也想这样的说。

我现在因为没有工夫看中国近来出版的书籍杂志,所以也不能举出确实的例来;但是前几天我在散步的时候,偶然买了一册书,上面写着“新文化丛书”的五个红字,底下是《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的一个书名,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我素以忠厚待人,所以现在我也不愿把译者的名姓提出作一个笑柄,因为我的意思,并不在嘲弄他人,不过想请大家谨慎些儿,免致见笑于外国人而已。

译者分明说:“著作者的原书是用德文写的,英、法、俄、西班牙、日本,都已早有译本。我这次是根据 Lucy Judge Gibson 和 W. R. Boyce Gibson 的英文译本重译出来的。……”我对于译者的这几句宣言,就已经不满足了。大凡我们译书,总要从著者的原书译出来才好;讲到重译,须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用此下策;如今这一本《人生之意义与价值》是用德文写成的,德文并非是一种无人学习的文字,译者既有心介绍哲学,何不先费一二年工夫,去学学德文?况且 R. Eucken 的文章,并不难懂,要直接读他,也不算是一件难事。

我读了那一本中文的译文,什么也不能理会,所以就去买了一本英文的译本来对看。因为我所有的德文本,是一九〇九年改正的第二版,德文本的文章同中文译本并无一句相同,所以我疑思译者对于英文者倒反忠诚,对于原著者,倒反有漠不相关的样子。

英文本买了来一看,我才知道英文本是从原著的一九〇七年的旧版翻译出来的。你看在他的故国,已经绝版的老版书,在我们中国倒当作了最新的新书流布开来,岂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么?这也不必去说它,我把英文本同中文本对了一读,我才觉得天下的奇事,更没有甚于这一本书的翻译了。

中文译本的《绪论》第一页第一行第一句说：

人生有无何等意义与价值？有此种怀疑的，并非为幻想所支配。

这两句究竟是什么话呀！

英文译文的第一页第一行：

Has human life any meaning and value? In asking this question we are under no illusion.

我虽不长于英文（因为我所学的是德文），我想这两句英文，总应该照下面翻译：

人生究竟有无什么意义与价值？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是明白的了。

若依了前举的中文译句讲起来，英文的第二句要改作：

Those who have this scepticism are ruled by no illusion. 才对哩。

中文译的第二句说：

我们有自知之明，知道我们不能冒充真理的主人，

不过必须从事于真理的发见而已。

我在英文本上寻了半天,总寻不出“我们有自知之明”的几个字来,因为英文本的第二行说:

We know that we can not pose today as the possessors of a truth which we have but to unfold.

目下我们只能求那一种真理的发明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装作已经是理会得那一种真理的人。

中文译的第三句说:

烦扰我们的,是这个未曾解答的问题,然而我们对于解答的尝试决不可加以厌弃。

可怜译者好像把原文的 confront 当作了 confound 了。confront 是撞上我们的面前来的意思,confound 是烦扰我们的意思,两字确有些相似的地方,也难怪译者把它们弄错了。英文的第四行说:

The question confronts us as a problem that is still unsolved, whilst we may not renounce the attempt to solve it.

这个问题,在我们的面前,还是一个未曾解决的问

题,所以我不应该把解决这问题的尝试来拒绝了。
(我们还该试手解决它才好。)

中文译的第四句说: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以前各派说全无一点确实,
往后我们要详细的指明。

不知何谓“以前各派说”。英文的译文是:

That our modern era lacks all assurance in regard to its solution is a point we shall have to establish more in detail.

我们现下,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还缺少种种确实的地方,这就是教我们将来不得就更加详细造就之处。

我买了这本“新文化丛书”,头上看了上举的四句译文,就不得不把它丢了。若看下去恐怕底下更要错得利害。我下次再也不敢买中文的译书了。

像这样的误译,在目下的中国,不知更有几多。可怜一般无辜的青年男女,白白的在那里受这些译书的人的欺骗,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有进步呢?

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夜半

(原载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

施 笃 姆*

脱奥道儿·施笃姆(Theodor Storm),与德国近代的两大诗人美丽格(Eduard Mörike)、克儿栗(Gottfried Keller)同时,是在千八百十七年的九月十四生的。

他生的地方,是德国的北方雪娄斯维州虎汝漠市(Huum in Schleswig)。他的父亲名约翰·客齐米儿·施笃姆(Johann Casimir Storm),母亲名罗姊,本姓佛儿特钻(Lusie, nee Woldsen)。北方雪娄斯维州人的特性,是非常爱自由的,他们常说:

“与其为奴隶,不如死的好。”

他们大抵性格顽固,坚忍不拔,守旧排外,不善交际的。但外貌虽如冰铁一样的冷酷,内心却是柔情宛转的。

施笃姆的父亲是虎汝漠市的辩护士,家里也很可以,诗人施笃姆是他父亲的长子。

虎汝漠市是雪娄斯维州的一个小市,横在北海的边上。大

* 本篇最初发表和收入《文艺论集》时,题为《茵梦湖》的序引;收入《敝帚集》时,改题为《施笃姆》,并删去了第一段文字:

“郭沫若译的《茵梦湖》(Immensee)已经出版了。我本来应许他们做一篇序引的,后来因为生了胃病,就不能执笔。但是我未进病院之先关于《茵梦湖》的著者施笃漠(T. Storm)的传记也很看几本过的,我现在想把我所能记忆的地方写出来,也可算尽我介绍德国文学的一种义务,也可作我对于郭君的谢罪之辞。”

凡北方的自然风景，都带着一味悲凉沉郁的气象，这虎汝谟市也不能脱离这一个凡例。自然的环境，与人的性格和他的作品最有关系，所以我们在施笃姆的诗里，可以看出虎汝谟市的阴森的气象来。施笃姆是一个大大的怀乡病者，他的诗、小说，都是在那里说这个“故乡的悲思”(Heimatweh)，我们不先抱这一个观念，就不能明白他的诗、小说的深味。

东西南北，
 虽则说是地大物博，
想去想来，
 总不如在家的快活。
Nord und Sued,
Die Welt is weit,
Ost und West.
To Haus is best.

这几句诗，就可以说尽他一生的苦闷，和他诗、小说中间的哀调了。施笃姆自家有一首诗说：

灰色的海上，灰色的北海边旁，
 是那个小市，是我的家乡，
一层浓雾常压在人家的屋上，
 静寂的中间，只听得海浪的声儿歌唱，
单声单调，绕着了城儿来往。